





江乙論昭奚恤

戰國策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楚人說頃襄王

戰國策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



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囓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sup>知</sup>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sup>知</sup>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幸臣論

戰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蚋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囓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



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鱗鯉。仰嚙蔭蕪。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磔。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



貂勃說安平君

戰國策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跣之狗吠堯非貴跣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



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

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



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張儀見楚王

戰國策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自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



文府清稗 卷十  
四三  
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衷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衷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鄭衷計劃新人

戰國策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衷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衷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事君也鄭衷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拵子鼻新人見王因拵其鼻王謂鄭衷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拵其鼻何也鄭衷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衷曰



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陳軫料宜陽說

戰國策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慎子謀不與齊東地

戰國策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固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

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



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生死悉五尺至六十三十  
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  
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強秦  
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  
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  
用東地復全

中射士說荆王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  
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唐睢說春申君

戰國策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戰國策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  
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  
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  
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  
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  
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  
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  
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



文府清稿 卷十 四九  
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伸膝折。尾湛。肘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袂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鄭同以兵說趙

戰國策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徂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旣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



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戰國策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邑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  
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  
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  
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  
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  
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  
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

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  
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  
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  
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  
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  
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  
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  
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戰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



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

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



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

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



文府滌穢 卷十 五五  
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戰國策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置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皆夫



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龐蔥市虎之喻

戰國策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張旄詰魏王說

戰國策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聳亾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季梁說魏王

戰國策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蘇秦自解于燕王

戰國策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躡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于



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汗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



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

蘇代對燕王

戰國策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蘇代爲燕說趙王

戰國策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張丑為質于燕

戰國策

張丑為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腰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墨子見楚王

戰國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





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龜鼉爲天下饒  
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  
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  
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  
無攻宋

陰姬謀立爲后

戰國策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  
土得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  
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  
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  
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  
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中  
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爲音佳麗人之  
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謹俗容貌顏  
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



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卽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卽社稷危矣。與之，卽爲諸侯笑。中山王曰：爲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爲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爲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衛新婦三言

戰國策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日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文府滑稽卷之十終





